

在游轮上出席一个保健的讲座,主讲人是小李。
小李 20 来岁,漆黑发亮的头发扎成了马尾,当她条分缕析地以流畅的英语讲解有关保健的秘诀时,马尾便随着她头部的转动而活泼地晃来晃去;四散的活力,使她看起来宛若一朵释放热情的向日葵。

讲座过后,许多人围着她发问,而她,总能以言简意赅的语言,击中问题的核心。

调色板
(新加坡) 尤 今
次日下午,去餐厅喝茶,碰到她,大家同是华人,便自然而然地坐在一块儿闲聊起来。

小李出生于贵阳,12 岁远离家乡,到杭州读中学;18 岁远到享有“全球环境 500 佳”的城市大连,进入大学,修读“环境保护学”。大连这个滨海的开放城市给她极大的冲击,了解了英文对于培养世界观的重要性,她痛下苦功,自学英文。废寝忘食地学,聪慧而毅力特强的她,在短短几个月内,便毫无障碍地以英语与人交流了。后来,结交了一名德国男友,英语更是突飞猛进了。

大学毕业,她进入政府部门,从事环境保护的工作。工作虽然富有意义,然而,许多严苛的条规,却将她捆绑得透不过气来。

就在这时,德国男友向她求婚,希望婚后两人能在柏林开展新生活。然而,与此同时,一份充满挑战性的工作也不断地向她招手。

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,她作了一个出人意表的抉择。她说:

“到语言不通的德国去,我的人生,是由我的另一半掌控的,我充其量只是一个活在爱情里的甜蜜影子;然而,到游轮当保健课程的讲解员,不但可以实现我旅游世界的梦想,最重要的,我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人生。”

“爱情可遇不可求啊,与美好的姻缘失之交臂,太可惜了!”我说:“你学习能力那么强,到了柏林,可以在掌握了德语之后,寻找其他的发展机会啊!”

她摇摇头,亦庄亦谐地说道:

“我记得马克吐温曾经说过,一个富有语言天赋的人,可以在 30 小时之内学会英语、在 30 天之内学会法语,然而,要学会德语,却得用上 30 年才行。等我学会时,已经垂垂老去了呀!”

我们一起笑了起来,用 30 年的时光来掌握一种语言,的确是太长了啊!

决定到游轮工作,她铆足劲做准备,过五关斩六将,终于在众多优秀的面试者中脱颖而出,成功地被录取了。接着,她到伦敦去接受三个月密集式的训练,便成为游轮正式的雇员了。

在第一艘游轮上,她拿出真心,善待别人,却屡遭暗箭射中,剧烈的人事倾轧使她心情时时陷落于谷底,只工作了短短半年,便辞职了。任职于第二艘游轮时,她告诫自己: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,然而,几年下来,她却发现,这儿是人间乐土,大家各司其政,井水不犯河水;有必要时,却会互伸援手;而这,又让她对人性重拾信心了。

尽管在工作上如鱼得水,小李却打算不久后提出辞呈。

高瞻远瞩的她,深思熟虑地说:“在游轮上工作,薪金虽高,但却缺乏了一个可供奋斗的目标。做了二三十年后再回顾,人生是一片茫然的空白。我打算明年到北京去报读中医课程,之后,再把中国保健的精髓和秘诀带到国外去,推广和传扬。”

这个不断追求理想的年轻女子,把自己的人生化为一个缤纷的调色板。

我旅游世界的梦想,最重要的,我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人生。”

今年 2 月是上海教育电视台开播 25 周年的喜庆日子。回首 25 年前,一批对教育事业有理想、有远见的同仁积极奔走呼号,终于促成教育电视台的顺利开播。当时我有幸见证了那极富历史意义的一刻,也由衷地感到高兴和自豪,因为教育电视台的创建,是教育应有社会地位和意义价值得到彰显的有力证明,更是打破人们“学校办教育”的固有认知、让教育融入全民的开放之举。

作为一名教师,我和上海教育电视台可以说是相伴成长的。上世纪 90 年代,课外辅导还远没有如今普及,为了能更加便捷高效地向广大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展示学习方法,我走进上海教育电视台《家庭教师》栏目,讲授如何“妙笔生辉”写好语文作文。开台之初的教育电视人,面临场地和经费的两大难题,只好在复旦大学一间教室里搭建了临时演播棚。就在那里,就在摄像机镜头前,我仿佛看到了电视荧屏那端千

那天,我突然想起幼时唱的一首童谣:谁跟我玩儿,打火镰儿。火镰花儿,卖甜瓜。甜瓜苦,卖豆腐。豆腐烂,摊鸡蛋。鸡蛋鸡蛋磕磕,里边坐个哥哥。哥哥出来买菜,里边坐个奶奶。奶奶出来烧香,里边坐个姑娘。姑娘出来点灯,烧了鼻子眼睛……

唱完,我偷偷笑了。唱这首童谣,本身就是玩儿。小时候,我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摇头晃脑地唱。歌声把我们亲亲热热地联系在一起。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,最快乐的就是玩各种游戏。现在回忆起来,可以有数不尽的游戏:撞拐,丢手绢,滚铁环,跳房子,踢毽子,拔根,丢包,抓子儿,……玩过的玩具也是很多很多的:陀螺,空竹,风筝,毽子,铁环,弹珠子……如果这样不停顿的想下去,可以永无止境。

那时候,我们是以玩游戏的兴趣结成一个小小的团队。我们在一起交流技艺,互相学习。大家都会佩服那个游戏高手,即使他的学习很一般,甚至不及格,只要他玩得高超就是我们的“头儿”。

喂喂,我是腊梅啊,阿姨在吗?我回应说:阿姨出去买菜了。我是谁?我是叔叔嘛。

我妈妈住在我家的时候,我为老人家请了一个小保姆,就是这个安徽来的腊梅,她干活勤快,嘴也勤快,妈妈很喜欢她,老人就怕寂寞,就怕没人说话。后来,妈妈被弟弟接走了,我便不再请腊梅帮忙。可是我们还有联系,她时不时会打个电话过来问寒问暖。

我问:腊梅,你还在大酒店当保洁员吗?我正好要问你,大酒店毛巾门事件你听说过了吗?

腊梅回答:听说了呀,我们客房部经理叫我们开会,说我们酒店不能发生这样毛巾乱用的事,大家要注意,从今天开始要抽查。叔叔,其实这种混用的事情经常发生,用不着大惊小怪。我原来在一家四星级酒店打扫客房,每天上午打扫 7 间客房,我们严格按照操作规程,毛巾分五种,擦马桶的、擦杯子的、擦玻璃的、擦脸盆的……打扫起来仔仔细细。一间客房总要打扫 25 分钟,那么 7 间就要 3 个小时。后来酒店老总说我们保洁员是在磨洋工,要实行计件制:一个上午起码打扫 14 间客房,翻了一番!叔叔你算算,我打扫 14 间客房就要用 6 个小时,吃中饭的时间都没有了,我擦得浑身大汗还是来不及。怎么完成呢?对不起,只能偷工减料,只能一块毛巾通用,擦浴缸、擦洗脸盆、擦漱口杯、擦马桶……都是它,效率就提高了,十二三分钟就把一间客房打扫完了。

我问:用不了 12 分钟打扫一间房的情况有没有?

有啊。打扫日本人和欧洲人的长包房最轻松了,他们出门上班去,客房里整理得干干净净,我换一下餐巾、浴巾和地巾,稍微清理一下就结束了。最麻烦的是广场大妈旅游团住的房间,弄得一塌糊涂,到处是水和垃圾,没有 15 分钟 20 分钟是拿不下来的!你欺负我,

万万的学生和家,不禁逸兴过飞:我带领他们遨游广阔的写作天地,体察五彩缤纷的自然和社会生活,感受用心思、花力气做文章的苦与乐。讲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课,这无疑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得的体验,而且所有节目内容都向观众免费提供,能为更多的学生和家排排忧解难,让他们享受平等优质的教育,拥有切切实实的获得感,这是我做教师的初心,也是教育电视人的初心。

心心相印,自是美美与共。进入新世纪,教育电视台在人才和设施建设上都大跨步前进,灯光汇聚之处、风云谈笑之中,我仍在不断地收获美好。记忆犹新的,是 2010 年世博会期间,我担任上海教育电视台《世博一课》特别节目的首讲嘉宾,在园区内实景录制,与观众分享中国馆的“镇馆之宝”——《清明

谁跟我玩儿

金波

我至今仍未忘记的一个同学,就是弹珠儿高手。他的弹珠子又多又漂亮,每次他给我们展示时,我们都会惊讶他怎么会有那么多好看的珠子。特别是他弹球的方法,那更是独一无二。我们都只会用大拇指弹,他还会用左手食指和大拇指捏着珠子,然后用右手食指来弹,弹得又远又准。我们都跟他学过,但是学了很久也没学会。我们认定他是天才。

还有,就是踢毽子。这种游戏,一般说来是女生踢得比男生好。可我们班有一位男生,他的毽子踢得真是绝了,他可以踢很久都不落地。更绝的是可以里踢外拐,把个毽子踢得像只小鸟围着他飞。

因为我们要玩拔根,每逢秋天,就去杨树下寻找飘落下来的杨树叶子,揸掉黄叶子,留下叶梗子,藏在鞋窝里沤着,争取百

我就对你不客气,打扫马马虎虎。叔叔,客房卫生问题,眼睛是看不出来的!

腊梅,你们客房经理难道不知道这种情况吗?

他怎么会不知道?他也是保洁员出身,鬼精鬼精的一个人。比方说,他绝对不允许我们 8 点半之前上班,而他老早就到酒店了,先到客人房间里把放在桌上的小费都拿掉。他也批评我们,但是轻描淡写:大家要注意了,五块毛巾还是要分开来用。其实他就是眼开眼闭。

我说:腊梅,毛巾门事件以后,好几家大酒店的总经理在电视上向大家致歉,说我们的规章制度不够完善,今后一定加强管理……

腊梅打断我的话:叔叔,总经理胡说,我们保洁员的操作规范有厚厚一本,不是“不够完善”,而是太完善了,像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。可是保洁员谁去读那本老厚东西啊?

我问:你们乱用毛巾,酒店老总不会炒你们鱿鱼吗?

哈哈,现在谁炒谁的鱿鱼啊?做保洁员的都是四五十岁的女人,都是外地来打工的,上海大姑娘家谁去做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?保洁员太难找了,三四千块一个月,你不想让我干,我还想炒了酒店老总的鱿鱼呢!换一家酒店我照样做

保洁员。叔叔,你帮我留意,我还是想到上海老人的家里当保姆,工钱高,还管吃管住!我说:听说山东一家酒店准备给每一个保洁员佩戴记录仪上班,公开保洁的过程,你们酒店会不会也……腊梅,你等一等,阿姨买小菜回来了,阿姨跟你讲。

夜光杯

战百胜,成为老根儿。

这些游戏,今天的孩子也许不玩儿了。如果让我拾起来再玩儿,我也不一定会玩儿了。但是,为什么常常想起这些游戏呢?我觉得,因为这些游戏,常常让我想起童年时代和童年朋友。那些小小玩家,让我们佩服,他们玩得聪明,玩得投入。如果教会大家一起玩儿,就是把快乐送给了大家。还有,就是玩儿可以让我们掌握动手能力。想想那时候的玩具,大部分是自己做的。谁做得好,谁就玩儿得好。如果做不好,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会帮我们做,他们变成了会玩儿的家长,他们变得特别亲。

现在想起来,“谁跟我玩儿”这句话,不仅仅是孩子企求更多的玩儿伴,还含有渴望友谊,在游戏的过程中相互学习,互相竞技,提高玩儿的水平。

现在,当我悄悄地又唱起童谣《谁跟我玩儿》的时候,我好像忽然听到许许多多小朋友在呼应我:谁跟我玩儿,打火镰儿。火镰花儿,卖甜瓜……



老文具

吕晓滨

今天买了一件东西。不是在地摊买的。地摊虽然一如既往地热闹,拥挤处朝前走一步都难,却实在看不到一件能够入眼的东西。这一套民国的玻璃文具出在老周店里,据他说他是从上海买回来的,一看就是当年洋买办大班桌上摆放的老玩意儿。透明如水的老玻璃,手感沉重,过去的说法,玻璃砖,实则比砖还沉重,掂在手中极有分量。质感很好,像水晶。其实上好的玻璃也就被叫作人工水晶。玻璃上的铜活儿也好,做得严丝合缝,很见匠心。最迷人的是它身上那股子无可替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气息,你可以说它是旧时味儿,仿佛带着檀木香,厚实而颓废,好像有谁在时光深处点燃沉香,一缕轻烟直透回当下,迷惑了我,让我莫名喜欢。

我犹豫了好半天。因为我真的不想再添东西了。想想我用蘸水笔做名字十多年,得了那么多文章,留一件专为蘸水笔设计的老玻璃文具应该不算奢侈,何况它并不贵,就向老周要了过来。拿回来在午后的阳光下用一块绒布细细擦拭,一直擦到黄昏,它光洁如新。

西人的东西,叫文具,不能叫文房。己亥年大概不会添很多东西,我想。

只要提到我,几乎就会提到上海教育电视台。明日请看《创新与坚持》。

绿叶绿对根的情意

责编:刘芳